6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第二十四卷

四十七回

施琅有志未遂願　　望忠感恩俾全功

六月荷蘭揆一王見諸島既平徙百姓於內地嚴界限以守而總督又班師回省是無意渡臺一時情急領諸夾板盡入福州港謁耿繼茂李率泰陳其有功前奠用力爭戰原約合師代彼恢復台灣今諸島既平何不會師便爾回兵豈不失信茂與率泰咸復以平諸島原議合師但進兵大事出在朝廷非我二人敢專也前曾有約自當代尔合疏題請候　命下之日方可興師寬慰之水師

提督施琅以鄭經逋臺灣若不早為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各島
必為竊據當乘其民心未固軍情尚虛進攻澎湖直搗臺灣使回
海歸一邊海無患詳請耿繼茂李率泰々與繼茂見施琅詳議安
確籌畫有方兼之紅毛讓其不合攻臺灣爽約遂合疏題請進剿
七月鄭經分配諸將屯地寓兵于農又在承天府起盖房屋安插
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告竣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
揆一王守候無期仍率夾板盡上淅江順次普陀登山入寺見觀
音菩薩羅漢金相詑曰鬼也開所佩劍壞群居於內十月揆一王
引諸夾板啟去舟山船將出港忽天昏地黒雷電烱爍暴風震雨

波浪淜湃海中突出鉄蓮花将荷蘭所有夾板刺沉於海死無遺類今鉄蓮花顯蹟尚存十一月部文到省允水師提督施琅統諸投誠官鄭鳴駿鄭纘緒黄廷周全斌楊富陳蟒楊来嘉林順等進攻澎湖琅差快哨於海外尋探一王夾板為先鋒十二月北路土番呵狗讓反鄭經遣勇衛黄安平復

康熙四年永曆十九年正月鄭經率文武朝賀永曆於安平鎮偵哨回覆施琅夾板因上普陀山獲戾菩薩菩薩顯聖於出港日哭發鉄蓮花刺沉盡沒於海琅聞嗟異之遂在泉州海澄二港修造船隻擇日興師二月偵報施琅将欲出攻澎湖鄭經令洪旭黄安

陳永華顏望忠馮錫范楊祥等商議旭曰前者紅毛失守因恃其港路紆廻炮臺可賴而不把守澎湖致先王一鼓而下今者紅毛已没諸將未曾經到此地周全斌兩次進剿諳曉情形可速將赤崁寮築炮臺設大熕船十隻守把鹿耳門再令一將督師往澎湖禦之澎湖守固則東寧可以高枕錫范日督熕船守鹿耳門炮臺者非楊祥不可經從錫范請第出禦澎湖未有其人顏望忠曰忠受恩兩世當叱急危之際敢惜微軀而不向前乎經大悅撫忠背曰今日得公前來余復何慮到澎湖當相地擇險據要設備以待忠領命經令洪旭抽各鎮屯田者十之三又撥勇衛侍衛各半旅

共兵萬有餘人配大熕船二十隻鳥船趕繒各十隻合戴捷薛進
思林陞林應等舟師禦敵又令刘国軒帶一旅守雞籠山何祐帶
一旅守大線頭三月望忠至澎湖就娘媽宫屯設大營於左右峙
各整炮臺令戰捷林陞鎮守之四月施琅見船隻已備遂令藩院
調諸投誠官鄭鳴駿黃廷鄭纘緒何義楊来嘉陳蟒楊富林順等
分配飛題報出師日期將大隊舟師出銅山十五日開洋是夜三
更至青水墘即澎湖港也忽烟霧漫迷颶風大作狂涛疊天橫湧
冲擊琅等舟師不能艕各飃靡定天明全斌陳輝鄭纘緒諸船或
飄裼石甲子南灣者不一斯後也失船雖少損壞甚多琅等陸續

収入廈門具文申報靖藩督院會題再諸寬限俟修葺船隻然後
興師五月琅等悉回海澄望忠列船澎湖後偵知琅等船隻被颶
風打散仍収廈門申文寬限等事亦即報經六月經馳令薛進思
仝林陞守澎湖各島調望忠滞諸軍與戴捷等船隻班師回臺湾
經大犒賞令勇衛侍衛之半旅仍归伍其各鎮調撥之丘者仍归
屯耕作刘国軒何祐等陞師亦回七月勇衛黃安病故經大慟哭
厚瘞之以其子為婿

第四十八回

建聖廟永華設教　　練兵船洪旭備禦

八月以咨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永華治州人即金門是也陳昺之子同安學生員）初兵部侍郎王忠孝與談時事大有經濟遂荐於成功〻用之迨至敗兩島退守銅山適回臺灣患難之際與洪旭籌畫相從剖心不二故鄭經毋論大小悉面諮之但舉止翩〻有輕裘緩帶之風授任勇衛愈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糗粮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豊熟民亦殷足又設土园栅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深山伐竹斬木起盖

廬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澁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築坵埕潑海水為滷曝晒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華見諸機頗定啟經曰開闢業已就緒毛蠥略有成法當速建

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不但褊促而且民人稀少姑暫待之將來永華曰非此之謂也昔成湯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而興豈関地方廣濶寔在国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湾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淳厚使君能舉賢以佐理則使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直可與中原爭衡甲乙何愁其褊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

擇地建立
聖廟設立學校以收入材庶国有賢士邦本固而世運日昌矣經
大悅允永華所請令擇地興建
聖廟設立學校於承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
蓋
康熙五年丙午永曆二十年正月建立
先師聖廟成（今臺湾府學是也）旁置明倫堂又各社設學校延師令
子弟讀書議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
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准充入太學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試者補

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三月經以陳永華為學院葉亨為国子監
助教〻之養之自此臺湾始知學焉六月謡傳水師提督施琅船
隻修葺完備業已咨請藩院耿継茂李率泰又欲出師進攻澎湖
鄭經令林陞遣偵探入內地細查飛報以便禦敵七月偵報水師
出船日期無定忠振伯洪旭曰南風將過西北迅烈今歲决未敢
東顧但諸島失守率湧東来雖土地荒蕪賴伏有材幹勤督開墾
集衆煮海調度井〻業已就緒茲又建
聖廟設學校大興文教將来之昌盛可指日而待也但文事武偹
二者不可缺一慎勿以天塹足恃遂尔偷安忘戦况琅素抱韜略

心懷怨恨加之全斌两次過臺水務地方諳熟必能自請東征當
勤訓練操演一旦有警便可禦敵經曰念叢言出金石自當銘佩
旭字念叢隨行各營鎮凡農隙時務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
法旭曰地方已定船隻第一要緊況東未有数載諸熕船戦船悉
將朽壞速當收葺堅牢以備不虞經是之即撤南北二路各鎮着
屯兵入深山窮谷採辦桅舵含檀令匠補葺修造旭又別遣商船
前往各港多價購買船料儎到臺湾興造洋船烏船裝白糖鹿皮
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併鑄永曆錢下販暹邏交趾
東京各處以富国從此臺湾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八月吕宗

国王又遣巴礼僧至臺貢經問令賓客司礼待之以柔遠人巴礼僧求就臺起院設教陳永華曰巴礼僧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国決不可許之設教經笑曰彼能化人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礼僧去本俗服飾穿戴進見如違梟首巴礼僧更衣入行臣礼經諭九洋船到尔交易不許生端指勒年當每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巴礼僧叩首唯々不敢提出設教之事遣之归忠振伯洪旭偶沾寒疾經令醫調治朝夕巡視奈年老憂劳過度遂不起經大慟曰予何不幸喪此元老親為治喪奈奠擇塟盡礼以其子為吏官陳永華姪繩武為兵官楊英為戶官葉

享為礼官柯平為刑官謝賢為工官刘国軒為左武衛薛進忠為
右武衛何祐為左虎衛

第二十五巻

四十九回

江勝互市廈門島　元章招撫臺湾城

康熙五年丙午永暦二十年九月陳永華安挿已定船隻整備年
又豊稔但寸帛尺布價值甚高皆由設法未週故不流通遂啟經
曰諸島沿邉遷移業已三載

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然澎湖遠隔江洋貨物難通以致興販
維艱當令一旅駐劄廈門勿滑騷擾沿海百姓善與內地邊將交
便可接濟又可偵探邊事且澎湖不用重兵把守只留一鎮汛防
飛報可矣經曰此論誠是弟未知應差援何將華曰援將即當援
兵今者兩衛之軍不可移動分毛之衆恐失農時前有鎮海太武
山江勝勝乳名欽漳浦人紫面長鬚勇略過人聚衆百數人曾差親
信江棟來納欵未曾啟請藩主此人可用令鎮廈門交通庶免援
將調兵之煩經允請即以江勝為水師一鎮駐劄廈門時廈門有
陳白骨水牛忠苛招納亡命千人自擄侵掠沿邊內地勝令人招

之不從督兵與戰勝失利遁泊銅山思难與敵閩粵東之潮陽人邱輝(綽號臭紅肉)年少猛勇將糾衆出據達濠結茅為屋造八槳[舟古]艚與蛋家交好(蛋家即同庚船引港)搶掠潮陽及惠潮海豐饒平一帶地方乘潮往來出沒無常官兵莫敵人衆強盛遂率船往達濠依輝許告戰敗請助一旅輝曰當如命安敢辭勝與輝朝夕盤桓情誼相契結為兒女姻十月邱輝整船全勝至廈門勝從崎尾登岸水牛忠陳白骨與敵大敗搶船遁去勝収其衆大謝輝輝仍回達濠勝據廈門斬茅為市禁止擄掠平價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負貨物越界雖兒童無欺自是內外相安邊疆無釁其

臺湾貨物廣聚洋販由是愈興十二月經撤守澎湖薛進思等回兵臺湾開墾

康熙六年丁未永曆二十一年正月有河南人孔元章在京候補自疏陳請願往臺湾招撫立功奉　旨准其馳驛入閩與藩院酌商招撫五月元章至福建航船過臺湾宣傳　朝廷厚意招撫經厚待元章以臺湾遠在海外非中国版圖先王在日亦只差薙髮二字若照朝鮮例則可元章回水師提督施琅憤甚遂上疏云

奏為邉患宜靖逆賊难容謹陳蕩平機宜以效忠欵以奠永安事竊照鄭賊負嵎海上久阻聲教致干剿討遁竄臺湾絶

島恃險負固雖斂翼斂跡而蜂蠆有毒沿邊將為不軌堂堂

天朝萬国賓服豈容餘灰以滋蔓患日者　朝廷廣開鴻仁遣官

招徠德至寬大亦總兵孔元章招撫歸田只稱有的確公移臣寄

詢押船官林元勲渡㦸元章往臺灣探賊中情形未必歸誠寔意

使果傾心向化則海靖邊寧毋容計論今使命兩次到彼並無的

當偽員前來輸誠惟聽口傳豈可憑信倘復頑梗如故似难中止

臣荷恩深重與賊仇不共戴視此逆賊跳梁能無抱腕雖躬歷險

阻身歷波涛亦必滅此朝食伏思賊党盤據臺灣沃野千里粮食

匪缺上通日本下達呂宋廣南等處火藥軍需之器布帛服用之

物貨易備其兼彼林木叢深堪于採造舟楫以致竊島一隅有頗南顧為今之計順則撫之逆則剿之若恐其生聚教訓恐養癰為患且此時經制造船隻尚堪遠駕過津舵梢現有可選遲之數年船隻久壞再造則損內帑之金舵梢撥散招募安得慣洋之人萬一蠢動屬費驅除以臣愚見不如乘便進取以杜後患夫興師所難在于招兵措餉製器造船今欲大舉所不容計慮者閩省水師官兵共一萬有奇經製陸師及投誠閒曠官兵為數不少皆為防海而多設也就水師中選撥精銳者可得六七千海澄公臣黃梧標下慣海并壯練者可擇選二千有奇乘投誠尚未撥散內多有慣

海舵梢及精銳者可擇選數千此數若未足數用就于陸師中酌
選湊共二萬便可為勁旅兵在精不在多也閩有全䑸大小戈船
共二百隻選擇一百七十隻小快哨一百隻選擇七十隻其餘留
為防汛及載軍裝粮糈傳報往來軍情之用應再造大水艍船十
餘隻以充前鋒另造渡馬船二十餘隻便以配載計此新造三十
餘隻之船為費不多其經製大小戈船現在題請例應大収伏乞
勅部給此應収銀两發付修葺不用溢額增加舟楫業已堅牢將
預備之兵粮船器充東征之戰勝攻取無煩徵召不事蕩費勠力
討平海甸永清誠長便之舉也惟是航海遠征後先抵岍各兵湊集

非親經訓練臨時难以信恃兵額既定分撥八千為水在船以接
戰一萬二千為陸登岸以進取臣將此二萬之師分為水陸約督
操練加之數月將得兵心兵知將意方可渡海遠征至于選任將
領疇堪前茅疇堪後勁必其經歷戰征身先士卒夙有成效者及
堪于委任臣于閩中經製及投誠將領稔知有素另俟 命下之
日會議選撥定數具冊報聞臣矢志報国敢遺餘力第恩任維艱
而責綦重 皇上賜臣稍以便宜得于軍中嚴甲號令庶膚功
克奏又當容勅督撫提諸臣會商妥確催督修造戰船備足粮餉
選名官兵付臣整練完備相機進取居者行者各盡其力則動出

萬全前次東征兩阻風濤之險逆賊雖未撲滅人謀亦未允臧投
誠官兵眷口多在彼處新附人心參差未一鳩合之衆以事晏海
之表其未至候公者誠賴国家之福至奏有成命勉應擊楫固逆
知其难也今臣思撥將士修葺船隻操練習熟紀律嚴明成算在
胸故敢慮勝而動盖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外衛之藩屏先取
澎湖勝勢已在其半是役也當剿撫並用舟師進發若據澎湖以
扼其吭大兵壓近賊胆必寒遣員先宣 朝廷德意而大懲勢窮
革心歸命抑党巽雖叛望風趨附則善為渡過安插可不勞而定
倘執迷不悟甘自殄滅乃提師進發次第攻克可一鼓而収全局矣

但遠征外島風信靡靡常當假歲月不可限以定期臣整舟師枕戈
待時或急遽以掩襲或慎重以制器奏捷遲速雖難預定然滿腔血
誠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安籌度時勢定當掃除氛而振黎元兼
不以賊遺君父之憂且數年以來沿邊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
佈置錢粮動費倍增皆為殘孽未靖之故臺灣一平防兵亦可裁
減地方益廣歲賦可望民生得寧邊疆永安誠一時之勞萬世之
逸也若以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漸散其党
鄭成功疑懼乃遁臺灣以為兇窟又幸天心厭亂遂促其亡　康
熙元年間兵部郎中党古里往閩臣備將逆党可取之勢面悉代

奏復上疏畧陳荷蒙　俞旨天威仰藉數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竄逃台湾負嵎恃固去歲　朝廷遣官前往招撫兩次未見寔心帰化勢當壓境撫剿謹陳蕩平機宜奏明仰冀　睿鑒俯察全覽施行疏上

俞旨宣琅進京陛見四月部文至閩檄催入京授琅内大臣裁水師提督缺悉焚戰船設總兵官一員鎮守海澄以馬化麟仕之次第催撥各投誠官兵分配邊省開墾

按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越臺康熙三年鄭經接之

第五十回

督撫前後請展界　明蔡往来復招撫

康熙六年丁未永曆二十一年六月水師提標遊擊鍾瑞原同郭義蔡祿献銅山投誠時見琅留京水師鈌裁而移駐信到乃與中軍守備陳陞謀封海澄遣人出廈門通江勝々代瑞轉請於經々接啟大喜即遣統領顏望忠帶熕船十隻到廈門仝江勝接應鍾瑞瑞謀不密業為陸師提督王進功所知密調騎步来海澄擒瑞瑞知謀洩兵至情急棄妻子隻身奔界外登太武山放火適有透越船載瑞過廈門見江勝顏望忠々知事不可為仝瑞越台面經瑞陳其負恩叛銅山之罪經曰此乃萬二萬七之奸謀非爾所能左

祖者今誠心来歸竭力相助切勿疑貳端叩首稱謝經與瑞改其
姓為金名漢臣授援剿後鎮王進功知瑞隻身逸去會藩院諱其
謀叛報瑞出禦海賊陣亡舊其二子守備廣東巡撫王来任巡視
邊海見流民顛沛屢欲會疏復苦無同心迨病危嘆曰此表未盡
不但負吾民且深負吾君遂書遺疏曰
題為微臣受恩深重捐軀莫報謹將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臣死瞑目事臣以一介庸流荷蒙
皇上不棄菲葑簡拔洊任才不稱官事多叢脞頃接邸報蒙部院
考臣不能興利除害奉 旨革職負委託寔当其辜臣接邸報之

日正臣沉疴之時臣所患之疴在胃不得安食茹則復吐初擬尚
可救藥少緩須臾之死不意病勢日篤危在旦夕生返闕下無淂
望矣伏念臣蒙
世祖皇帝豢養之恩由通政司參議陞補參政陞補西城監察御史奉
差巡視陝西茶馬陞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二尹康熙元年二月
內　皇帝陞臣勛襄撫治適治會剿西山房縣郝亮奇等賊奉
旨飭臣催夫肩運粮草尔時房竹一帶久為賊踞路徑不通民夫畏
足不前躬自開闢山徑疏通河路直抵上龕再至塹石安塘傳遞
得轉輸接濟又兼圖穆兩將軍統領滿漢大兵駐紥進剿亘繼日

不遑安處遇岩澗險峙之地率多步行籌慮勞瘁實傷心脾及事
竣凱旋臣亦奉　命裁缺回京候補即患病卧治數月復蒙
皇上補臣粵東力疾赴任自康熙四年八月十二日受事兩年錢
粮鹽課等項俱全完地方民生利病雖不能盡除然臣曾陳六
大害請　旨永禁其有不便於民者臣不憚殫心力整剔而安全
之而民困苦猶未甦者皆短於才耳而心則不敢自安耳臣自九
月舊病復作因當大計與京察而並舉不敢入告由是而入膏肓
至此已追悔莫及矣臣上有六旬之老母下有黃口無知之孤兒
均不足念惟臣自勵撫以至今日虛縻大官之俸約四月有餘

受恩未報死不瞑目臣在粵兩載之情形頗深悉
皇上孜孜求治臣有真知灼見至死不言不几仍負生罪于地下
手謹披瀝為
皇上陳之一粵東之兵各宜速裁也省會平藩甲兵與四翼總兵
官有城守都司兵丁順德有水師提督兵又有水師左右二路與
高雷廉潮饒瓊等各鎮兵潮州又有續順公兵此外各州縣又有
城守兵丁是無地非兵每年計費餉銀二百四十五萬哥本省起
有地丁鹽課什税共計一百二十餘萬是尚輸月省協济一百餘
萬是　朝廷实有此疆土不能有其賦税而且因他省之銀以養

兵且養兵不在沿海邊界而尽存腹裡之地兵多更無益也臣謂
国用耗蝕全在於兵而生民困苦亦擾於兵省會之兵既有平藩
雄師坐鎮已滑居重馭輕之勢其餘九府不過声勢犄角酌其要
害量設防守如遇小盜窃發城守一旅便可消弭右山海巨盜有
平藩之師可以隨時進剿是兵不貴多廷議不肯減兵者不悉地
方情形恐議裁兵一旦有事首尾不應不肩其過令粵東山海之
伏莽已靖所有者不過朝聚暮散雞鳴狗盜之徒耳兵実貴減也
一粵東邊界急宜展也粵背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暨於邊海
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数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粮三十餘萬

两地过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其界内之地立界之所築墩臺樹
椿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動用不貲不費公家系毫皆
出自民力未过之民日苦派答流離之民各無棲址死喪頻聞欲
生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謂原遷之界急弛其禁招徠逃民復業耕
種煎晒盐飭將外港内河撤其椿栅听民捕採將腹内之兵盡撤
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于国用不無可補而祖宗之地又不輕棄
更於民大有裨益也如謂所过棄之地兵虫少而禦侮之患甚大
臣思謂設兵原以扞衛紛疆而資戰守今避寇使掠慮百姓而資
盗粮不見安攘之策乃縮地遷民棄門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聞

臣撫粤三年有餘亦未見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乃是內地被遷之民相聚為盜今若縱其疆界即他盜亦賣刀買犢矣舍此不誧徙之聚議以求民瘼皆泛言也一香山之黃石磯口子宜撤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香山不可棄議設官兵防守此土香山之外原有粤彝以其言語难曉不可耕種內地既無聚劄之處況駐香山數百年遷之更难昨已奉命免遷矣是縣與粤皆為內地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耳當時奉行者乃於黃石磯立一口子食粮米計口而授每幾日放一関其一切物用皆藉奉禁稽查畨難措勒不令出関計縣與粤共口數萬絕斷往來生業坐食致用愁苦难言

若論其地未遷則為界内之人其黄石口子似宜免設使其人得貿易於内以通有無惟于潟内設兵防其通海接濟庶民彝可以長治若仍立口子即有出糶彼地之既絶生業何處有錢買米臣謂不過數年則其人皆枯槁矣以上三事皆功令所甚嚴諸臣之所忌諱臣屬継之謀毫無所私總以身在地方目擊晴形為此仰

体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以盡公忠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遺言臣雖生不能報国死復可以無憾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施行

是時四海無事天子厭兵閱李之芳王来任諫疏　上惻然始
知迯海遷移之慘隨差都統特吾巡視會勘兩廣總督周有德仝
特等親睹迯民執香跪接道路喜棲址之有定即去溪河樁柵使
民捕採其近界之外地方准出力開墾隨具疏曰
題為展界設防既奉特　旨遷民望恩甚切亟懇復業早霑
鴻仁事切惟粵東沿海地方設立迯界將界外之民遷之界
內今蒙　特遣都統特吾前来會勘海迯安設迯將防守封
疆粵民聞之遠近悅服臣吾自潮城至惠嘉所過都邑黃童
白叟無不焚香頂祝千百成群歡呼載道擁臣馬首號訴云

自立界以来尽失旧業乞食無路今聞　皇恩開界安民准其復
業有如甦生但墾早開一日早救一日之命隨泣下処〻沓然臣
喜見欢呼之情又不忍見愁苦之狀隨加意撫慰宣布　朝廷德
意莫不踴躍臣思前此之界原以絶交通接済之弊我
皇上仁同天地明見萬里过民失業久在睿鑒之中臣今身任地
方之責目睹流離之民若候會之後方請安揷恐時日尚緩窮民
迫不能待耳且臣歷行界外一望青艸徑路阻蕪即今民復業力
难一時開墾又須早示招徠預脩牛種需之歳月方可資生臣不
得不陳情形為民請命伏乞

皇上憐憫遷民望恩之切勅下臣等勘過地方安設兵將之后一
面即行該管府縣查照遷民旧籍給返復業親行安插不許豪強
隱佔欺凌亦不許無籍匪類影射混冐及今宜急料理明春庶可
耕種遷民早安故土即救旦夕之命地方早得安寧錢粮亦得起
科臣又申飭群縣嚴行保甲時加稽察其有官兵設防於外亦不
患有奸人交通接濟之弊至於無主荒田列冊彙報酌議屯兵統
候臣等會勘事竣另疏外仰体　皇上愛民之心於地方起見特
先顧陳伏乞云云
聖祖仁皇帝准周有德之請隨裁水師暨饒鎮等兵

康熙八年己酉永曆二十三年二月奉　旨展界民賴復業各省
督撫雖依例請開壑然臺壁之禁未若粤地之便来任有德粤民
感悅春秋祀祭七月　上復命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
入閩与靖藩耿継茂總督祖澤溥議撫齊集泉州府加丹伇府知
府慕天顏卿衙仝都督僉事李佺賫　詔書往台湾撫招鄭經〻
雖礼待二使而不肯接詔惟聞明珠書曰
竊謂安民之謂仁識時之謂智古来豪傑知天命之有歸信殃民
之無益蓋决策不疑委身　天闕慶衍黎庶澤沛孫子垂之青史
尝謂美談　閣下通時達变為世豪傑比肩前哲若易〻耳而姓

名不通于上國封爵不出于天朝浮沉海聊且一時不令有識之
士為惋惜耶今奉
聖天子一旦惻然念濱海之民瘡痍未復其有去鄉離井逋流海
嶼近十有餘年遠有二十餘載骨肉分異死生茫然以為均在覆
載之中孰非光復之貴稅車閩甸會同諸藩督撫提鎮宣諭
宸衷礼當先之以信專遣太常寺卿慕天顏都督僉事季佺芳聞
于左右桑梓之地無論
聖天子痌瘝至意所當仰体即閩之黄童白叟大都　閣下之丈
老子弟而令其長相離散耶況我

朝與人以誠待人以信德意感孚遐邇畢達是以車書一統之盛
振古無儔窮荒絕域不憚重譯來朝　閣下人中之傑反自外于
皇仁者此豈為損朝廷哉第為　閣下惜之耳誠能翻然帰命使
海隅變為樂土流離復歸故鄉　閣下亦自海而帰中原不亦千
古之大快而事機不可再得者乎况我
皇上推心置腹具有重書　閣下宣讀之餘自當仰見
聖主至仁至愛之心竚候德音臨頴注神
經大會文武與天顏二使會議日本藩豈不能戰但念生靈荼毒
故傚張仲堅遠避海外一自癸卯東來業已息兵又何必深求焉

苟能照朝鮮例不薙髮口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天顏曰朝
廷頻頻遣使招撫者亦是憐貴藩忠誠不忘君誠翻然削髮歸順
自當藩封永為　聖朝柱石不然豈寡樓船甲兵哉經曰先王
在日前後屈指招撫者亦只差薙髮二字本藩爲肯墜先王之志
住旬日各執議未定天顏欲其使報命經令礼官葉亨刑科柯平
二人賫復明珠因書曰

　盖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規非遊説所能惑但
屬生民之主宜以衆載為心使跂行咏息咸润其澤匹夫匹
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迁界以来五省流离萬里

邛墟是以不穀不憚遠隱建国東陵庶几寝兵息民相安無
事而　貴朝尚未忘情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窃憾之
閣下御命遠来欲為生灵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為德建
善又使所傳免剃髮不登岸若語言頗有緒而　台諭未曾
詳悉惟諄〻以迎勅為辞夫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
前定而後可以践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胆磊〻落〻
何必遊移其説特遣督理行營兼理刑事柯平監軍兵部郎
中葉亨若面商妥当不穀恭承先恪守王基必不敢棄先人
之業以順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貴朝果

以愛民為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礼至通好之後
巡邏兵哨自当吊回若夫沿海地方但属執事撫綏非不穀
所與為不尽之言惟阁下教之俾寔稽以闻令
天顏季佺渡海入泉州顏與平議見明蔡二位礼顏謂欽差入閩
雖督撫提之皆由角门而入偏坐汝二位报使亦然平曰国有大
小使寔一体執行角客礼如是数日而未会天顏乃設議於
聖庙相見柯葉二人不敢由角道而入明珠大悦天顏有應变才
平總执朝解例不肯薙髮世守台湾称臣納貢而已議未成明珠
会耿继茂祖德沛許其藩封世守台湾　題請但既受封称臣豈

有異其事别其服乎此是彼之使者未通融耳继茂專書有曰
国家欲延攬英雄以安邊民故不惜詔使前来今既允藩封
予守台灣其侈已極殿下既然称臣又何異制大丈夫当誠
来誠去不必過于固执徒費筆舌僕々波涛之间
明珠合督撫共書曰
承台教所示及使員所陳孟郎上達　宸聰　聖天子
明見萬里曲体其情但以阁下為中国之人不宜引朝鲜之
例　阁下以荒外自居　朝廷以一体相待九重至意高厚
何如恭録頒賜不侫等　諭旨阁下誠為捧繹豈非大哉

王言千載希遇者乎夫稱臣納貢即已議定君臣之誼譬如父
子豈可君臣而别其章服此剃頭一事所當仰意仰從無容
猶豫者也况守台灣　聖主不吝曲從閣下之孝尊一王之
典制閣下何不隨臣子之忠〻孝兩全在此一舉得失利害
決於片言哉
皇上英明神武事無輕發今日之事既允其留住台灣又許以高
爵厚禄　聖主特出之恩榮　閣下以彈丸之地躬逢盛世
而不以此時見机速断即循　国制以付聖心竊恐坐失机
会時不再来不佞苛披肝瀝胆不惜盡言仍遣太常寺卿慕

天顔都督僉季佺再渡海廣宣德意愿加三思臨潁翹切
仍令慕天顔季佺仝柯平葉亨再往台灣勸鄭經遵制薙髮經執
不從天顔曰貴藩乃遁封荒居非可與外国賓臣者比今既欲然
稱臣又欲別其衣冠制度此古來之所未有伏祈裁決一時實享
萬世經曰朝鮮豈非箕子後乎士各有志苟能如朝鮮例則敢從
議若欲削髮至死不易天顔見其辭愛切遂辭回經復明珠書曰
蓋聞兵刃乃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
常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歲明思之後不佞深憫民生疾
苦暴露兵卒連年不休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国東寧于

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于無事
矣不謂閣下猶有意過僭之驅我叛將再起兵端豈未聞陳
軫蛇足之喻養由基善息之說夫符堅寇晋力非不強也隋
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知也況我叛將逃卒
為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 貴朝者非必忘舊思
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戀故鄉為偷安計耳閣下所以驅
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才能為足恃心跡為足信也不過
若輩亦習知之矣而況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濤
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季征帆其勞費滑失既已自知豈非

天意之昭〻哉所引夷齊田横昔事夷齊千古高義未易冷菡即如田横不過三齊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况不佞世受国恩恭承先王之訓爭倘以東寧不受覊縻則外列国如日本流球㵝呂宋廣南近接淅粤豈尽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寔緣貴旅臨江不得不遣兵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灵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之所有爵禄亦吾之所有至柬言厚爵重禄永世襲封之事此不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敬披心腹惟望垂鑒

又復耿継茂書曰

捧接華翰　示誠求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
殿下中国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鉄馬之雄固自有在然諄ゝ
所言無乃襲遊説之侈談豈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
遠在海外與版不相渉雖尼落部曲日與為隣正如張仲堅
遠絶扶桑以中土讓太原公子殿下亦曾知其意乎
貴国寛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国安孫可望
豈非謁誠　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鑒足為寒心殿下倘
能以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為念希即静飭部曲慰安邉鄙效
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数自

有天在得失难易殿下自知亦毋庸贅也

明珠耿繼茂芽知經恃波涛之險未可招撫遂仝蔡毓崇進京

復命

第五十一回

邱輝受劉抛達濠　鄭經接書過廈门

康熙八年己酉永曆二十三年九月招撫之議不成江勝抛廈门以不搶擄為事輯和邊界守将亦以安靜為樂雖汎地謹慎而透越不時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趕者明是護送即廵哨屢行有耀武揚威者明使廻避故台灣貨物船料不乏於用時邱輝自踞達濠有

年橫行無忌官軍無可奈何所有擄掠婦女悉往台灣船隻載去因而室家日多輝欲以衆歸經遣人到厦謀之江勝勝許為汲引輝具報啟勝為轉陳孫卯輝年少勇猛船隻廣多兵士精壯今踞達濠実為粤東之劲旅願投藩前効力圖報經淂啟下六官酌議陳永華曰招降納款自古皆然況卯輝能淂衆偹船独踞達濠今傾心向化牽衆来降理應収錄庶可以鼓舞豪傑經是之以為義武鎮遣人賫印勅到達濠授輝輝集廣惠亡命以相助且善為交通接濟貨物繁集而台日盛

康熙九年庚戌 永曆二十四年 三月鄭经以厦门銅山達濠諸島業有

鎮將而舟山南日一帶雖用惠安人阮欽為守但初附之將其心未敢深信以易合之衆未経操練当遣一將統之方可陳永華奉原奇兵鎮黄廒老練諳熟堪以為將制之経令廒統柳索呂勝藍盛楊正数健將配船前来與欽為協守欽為見廒昔到陽為交好心实二為欲投誠尚惧呂勝勇猛会約巡哨欽為密計其衆乘清晨起梳洗欽為讓勝先勝讓欽為先欽為遂起椗帆詐作拖流碍勝船衆各执器械一鎗刺死呂勝併汲其船入泉州見提督王進功投誠授劄副將駐四川 後以平臺功官南澳総兵

康熙十年辛亥 永暦二十五年 沿海豊熟而台湾秋禾大收鄭經飭

諸島守將勿滑侵擾百姓仍與廷將相安無事

康熙十一年永曆二十六年正月統領望忠楊祥會啟願領舟船征

征呂宋以廣地方馮錫范曰呂宋乃黎国埠頭其地並無出產況

年已納貢桅桅今若滑之有三失一師出無名有失遠人之心二

踐擾地方滑之不足為吾指臂三欲守之有鞭長不及之勢況年

來安守幸喜豊歉豈可妄興無益之兵遂止其議

康熙十二年癸未永曆二十六年廣東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

朝廷允之平西親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忠係茂子茂於壬子年死忠遂襲封

亦相繼疏請如平南王例俱報可八月精忠密於諸將請鄭經差

黃鏞過台灣有張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繼述奮威中原舉大義以
應天人速整征帆同晉正今日海疆土地輿仰會師共成萬世勳
業之句 鏞漳浦人為書々譯渾号六鮑膀 經大喜隨整船隻調撥各屯
屯田歸伍分配十月經舟次澎湖時台省言三藩並撤供應浩繁
當漸次舉行部復未工而雲南差員共馬三宝不睦宝性暴殺大
人禍及督撫三桂遂反舉兵長驅至楚々撫棄長沙湖內郡縣望
風而叛報至京師即停移平南靖南二処詔至精忠共衆謀稍定
令鏞過澎湖止經々亦以其嬖妾死囬台灣浙江巡撫范承謨陞
福建總督抵任見閩地百姓無依雖曰開界而堡台限守處禁依

然遂疏上曰

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国有經必有権節当鎮南告警变起倉卒一切関係疆埸之事有斟酌権宜可達時变者即不得㯽執引经之说以疏於事先而忽於未然也臣就閩省目前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即漁一自迁界以来民田荒廢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税日缺国用不足而沿海廬舍畎畝化為遷斥老幼婦女展轉溝洫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

此已極逐来人心皇〻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飢寒苦廹而
盗心生有难保其常為良民者矣我
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民甦生之会而閩地仍以臺寨為界雖
云展界墾田其実不及十分之一且台寨離海尚遠與其棄
為盗藪何如復為民業如慮接濟透越而此芓迁民從前飄
流忍死尚不肯為非今若予以恒業斷無活計而自取死亡
之理即釘麻油鉄絲綱布泉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力者
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何由而濟即慮廹近沿海难免寇
艅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処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

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守禦要害則寇亦無隙可乘
設立水師原為控扼巖疆未有棄門戶而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
之時海外不無窺伺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有防備應當換有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
浮偷安無以粮齎寇之憂兵接濟透越之患兵既衛民〻不失所
此捍外安內之要者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于魚盐之利閩自
禁海以來利孔既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黄不接之時追呼雖
頻輸將仍緩兵不乏援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延〻添兵在〻索餉實
能及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漁船沿邊採捕每十筏

聯為一甲行以稽查連坐之法遇閑澘之時止許隨帶乾粮不許多携米谷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海兵巡哨督押漁筏朝出暮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澘聚集一处以便稽查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其課此項錢粮或借給迁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举而數善備為事有可行臣即相継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患此兵餉裕而国用足矣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民安矣

十月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及楚之南有事通行各直省督撫增修武備耿精忠心不安疑有所圖況其部下惑於圖讖有云七星再拜真天子（時福省災布政司衙七井一望了然）分明火從耳邊起（火耳耿字也）

殺尽三山牛出血（三山福省号）自騎白馬軍中止等句惑精忠ゝ心動意
決遂蓄亡命積貯粮糗私造器甲總督范承謨窺忠有異志差人
往河南聘王子玉驍將王進（即王老虎）未閩以備不虞途次浦城為精
忠所獲知與藏藩府謨茫然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永曆二十八年）二月精忠逆形頗露部曲整齊守门
屡謹有勸承謨不可同城恐遭其害当借出巡以避之扼延建上
游别名七閩之師於陝西可以制之謨曰若如此是逼其反也使
彼有名不所三月十五日各官應赴藩衙謨托病不去而巡撫刘
秉政到署邀仝往謨不疑偕行甫入大门炮响甲兵突出执承謨守

倫廖有功見有变拔刀挺衛独力难支被殺承謨遭擒亦罵負国
逆賊秉政奔入福州府知府王之義延寧同知俞三畏閩縣知縣
鞠惟謙候官知縣刘嘉猷一時失驚慌忙無措欲馳出避难悉為
甲兵砍死時精忠甫袞令凡文武官員走入府内與不動身者奔[活]
者[出]斬故秉政奔入逆反令軍民剪辮自称總統兵馬工將軍因承
謨于幽室四環重壁獘以穿之精忠復差黃鏞過台湾請経会師
且以全閩沿海戰船許之詞称貴藩將水吾將陸江浙唾手可得
也経得書以陳永華守東寧令侍衛馮錫范督諸鎮船隻先行経
統左武衛進忠右武衛刘国軒仝六官継至厦门精忠以巡撫刘

秉政為總制使提奉道張文韜為吏曹陳夢雷廖廷雲為戶曹林
日光為礼曹蔣德宏王子玉為兵曹李士桂鄭章為刑曹夏李旺
為工曹蕭宸為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呂應斗為兵備道以其叔耿
繼美為左將軍星夜兼程趋浦城奪踞仙霞関以曾養性為左軍
督之出温州以叔耿繼善為宣威右將軍星夜兼程趋邵武府奪
踞五福杉関以馬九玉為驍騎將軍江元勳為中軍都督王進為
右都騎徐光武為中都尉朱明弼為右都尉福州城守副將王可
就為前部都尉楊明為前將軍郭秉興為總兵原黃岩鎮總兵武
灝為錦衣衛正堂灝武狀元差官接令箭于十七日到興化府興化

邑兵馬唯兵搶掠剪辮反十八日到惠安縣守將提標前營守備郭維藩仝知縣彭翼宸剪辮反十八日封城中百姓十九日至泉州提督王進功剪辮反縋兵焚刲郡中大乱南西兩街并樵樓搜掠徹夜次日遣標營呂彪賫印赴省納欵精忠授進功為平北將軍何可化仍為兵泉道王者都仍為泉州知府起南安縣知縣刘祐為行人司林之木為晉江縣（之木隆武舉人閩县人）独同安城守張孝堯兵晉江水師營李尚文約束所部無犯百姓草木亦剪辮反泉屬諸邑皆下二十八日到漳州府海澄公黄梧時背生疽方漳道陳啟泰聞知即單騎馳中軍吳淑署商議守禦之策淑曰有公在非弟

所能主啟泰是之馳見黃梧〻曰兵民嗷〻思乱思制馭不得泰
令知無同志之人遂回衙遣差置二十二棺舁入衙內將二子交托
李倫以為宗祧計其妻妾衆女孌寵悉令其更衣自縊有幼女哭
不肯死泰抱之工吊且叮曰兒尔先走爺隨後就到悉入於棺虛
一棺以自待令漳州府知府胡獻瑤同知張全通判賈炎科龍溪
縣知縣利在三芽入獻瑤芽以時勢使然婉勸老大人姑暫順從
以待時泰笑曰大丈夫苟能竭力共有心人共事是為臣子之職
分也又既無同志之人又力不能禦惟有各盡其事而已本道無
他傳尔輩言別令入閒川堂諸屬員見其棺橫滿屋咋舌嗟嘆泰

從容自若曰諸君姑待之頃為吾汲殮

泰字大来遼東蓋州人後鄭經登峤聞其忠貞慷慨設祭備儀仗鼓樂礼瘗於漳府小東之坂迨康熙丁巳年平復後賜廟祀祭越戊午　聖祖再行福漳二府祀典謚曰忠貞蔭其二子長汝器官至安徽廵撫

評曰從容盡節慷慨成仁甲寅靖乱惟公一人

是日黄梧剪辮反遣官賫印勅赴福州納欵当吳三桂之將反差祝治国刘定光賫書三札一諭于二十五日到海澄見趙得勝々開三姓諭有將軍臨行之時所陳言語至今寤寐不忘北方奸謀叵測行謟余等歸旗内中未免有不善之處特差該員祝治国刘定光賫來耿藩書一封鄭藩書一封黄海澄書一封与化總兵馬

惟興諭一封將軍斟酌鄭氏之書如何送投黃海澄之札不妨直
與之馬惟興之諭差人送去速會馬惟興起兵會師錢塘耿藩顧
恋不決但渠甲兵不愿施行將軍一呼自能相應此机不可失將
軍勇略過人毋庸余之籌度再三也勝覽畢大喜曰正逢其時但
鄭藩即欲到廈不須渡海且先往漳偵探如何治国定光從勝議
随入漳州見黃梧〻閱三桂書有柯廠一疏議撤所以不敢即撤
者以鄭人尚在故耳　朝廷未必有真心愛公〻亦何必恋〻而
愛於　朝廷乎趙將軍乃不佞心腹旧將忠誠可以貫日月当共
戮力同心共伸大義以享茅土之句梧厚待治国定光亦即送二

人抵省見精忠

第五十二回

趙得勝自献海澄　王夫人定計斬將

康熙十三年甲寅永曆二十八年四月黃梧因前月暑中被震雷心不
安出居於橋頭墟园亭入门少頃雷從地又起愈惧不数日背疽
大發延師医弗能治而瘡大潰梧耐不能生令其子芳度拜中軍總
兵吳淑為叔父曰耿藩復明鄭賊寄寓虎視眈眈甚為可憂小子
年輕藉公念夙昔之交善為照顧余在九泉亦瞑目矣淑頓首曰
爵主安心天必多相茍有不幸淑自当披肝瀝胆以扶公子爵主

毋庸多慮其度同 拜梧令左右扶淑先起次日梧疽疾發難堪而死淑恐城中乘虛有變爰整隊伍令其胞弟潛族弟智文分守四门又令朱武蔡隆陳輿賴陞苛欽兵守公署又以黄翌黄芳各帶親信徤將翌芳度左右然後發喪而耿精忠以平和封梧印勅至率諸衆將以護芳度拜襲受封統領全軍淑又教芳度出家帑招兵修於城池製器甲蓄糗粮海澄總兵趙得勝漳浦總兵刘炎俱剪辮缴印勅反精忠加得勝為威遠將軍刘炎為定遠將軍炎戊戌科武狀元由内侍西汀协后擢漳浦总兵 乃檄其差員出接鄭經炎遂遣胞弟煜往廈门接經之雖復礼於煜而煜見廈门瓦礫滿地茅草盈野船隻散

趁停泊寮居始創凄涼心甚輕之歸対炎曰海工兵不滿二千船不過百隻安能濟事矣以弟報精忠〻信之即通行各沿海邊界照前禁例寸板不許下海絶經往来視治国刘定先至福省見精忠〻復書會師令二人歸國治國等仍回海澄賫三桂書出廈门見郑經有曰令祖舉全閩投誠大有勲勞横遭葅醢此百世必报之仇也今先王心存大義矢死靡他誠大丈夫特立独行每言及未嘗不嘆為儒人也已亥進圍金陵徒以声援不继而返欲揚先人之名雪家门之恨此時為烈殿下少承先志練兵養士俟為观釁而動今天下大夆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殿下整貔貅大引舟

師徑取金陵或抵天津斷其粮道絕其咽喉此奇兵乘隙奏捷萬全復累世大仇洩神人共憤何快如之之句經厚待治国定光答書曰

聞殿下忘家為国不顧其子欲声大義於天下不禁雀躍既慶朝廷之光復又喜所懷之不謬敬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忠貞而援先帝之苗裔則足以号名人心而感奮忠義不倭所以區區迫及亦欲依日月末光早建匡復之業枕戈待旦以俟全師之至耳還覽紀推官陳堯岐副將陳文煥仝祝治国刘定光往湖廣報命

經逐訓練士卒修整舟師客令黃興楊信入漳泉各処招集為援
又差都事李德駕舟往日本鑄永曆錢并銅熕腰刀器械以資兵
用戶部事楊賢回台灣監督洋船往販暹邏咬噌巴呂宋等国以
資兵食另諭其留守東寧提制使陳永華諭土番督佃兵六份之
四前來廈门听用福建急兵吳萬福聞精忠反差官至拒之不許
入城逐整飭部伍繕修城池以便禦敵但萬福平日貪酷寡恩部
卒咸怨之精忠知萬福拒使不納遣曾養性統兵攻萬福〻登城
督禦其衆鼓噪殺福迎性入於是全閩皆下但精忠欲反時慮漳
泉下游文武不服故遣黃鏞渡海請經以作声援迨見不數日馳

數騎片檄而得全閩且券性出寇淅右平陽总兵蔡朝伍勇辮反
應之共屯兵飛雲渡窺瑞安守瑞副將吳三畏武狀元歛兵守禦
請救於溫州总兵祖宏勳奈勳業與性通按兵不動性趂江劄營
容遣一旅從小圓渡江犯溫州祖宏勳聞提督塞白理同黃岩总
兵阿尔泰提師至北洋溪灶遂令其衆鼓譟乏餉六月朔日集道
府所縣登華蓋山大观亭議事宏勳曰行兵当以粮餉為先今粮
餉不足衆譁然而起誰能制之溫處道陳丹赤曰賊將臨城戰則
在公餉則在我再不致有一日缺食永嘉縣知縣馬琾曰提督現
報屯溪灶我们率兵民共守此城俟賊氣稍衰窺其隙而破之至

於粮餉自当策應（毋煩鎮台過慮宏勳曰諸公有所不通今三藩並峯四方騷應）識時務者当体天順人立功業以垂不朽丹亦以手中扇指曰公出此言豈不負朝廷委托封疆重任乎勳大怒曰豎子無狀左右揮刀斬丹亦手從人林義出扶被砍馬琊曰豈欲反乎遂遭殺二公罵不絕口而死琊姪頴姿家人張亦宝出衛俱遇害府所諸屬皆跪下從之宏勳剪辮反接券性入城飛騎諭三畏之計窮遂降（赤字献之号青城辛卯科举人）丁巳恢復以其事聞

聖祖贈通政使謚忠毅建祠温州府華蓋山上春秋祀之而永嘉縣知縣不典為至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詢当時事方贈琊布政使司謚忠勤又御書旌勞奚恍四方匾額賜建双忠祠合祀於華蓋山上（琊字奉琿順治甲午举人陝西武功縣人）

養性大合其衆寇黃岩黃岩總兵阿爾泰亦剪辮反　投曾養性
侵犯浙江提督塞白理接報蔡朝佐反會同黃岩鎮阿爾泰提師至
温州府北圻溪灶地方忽而祖宏勳反引養性過新橋攻樂昌縣
白裡恐截其歸路退守寧波府八月十九日養性進屯海坑又令水
師張拱烜率船一百餘隻入泊海灣白裡遣寧波城守遊擊任唯
我令其本標左營遊擊王英領兵往援追養性竄逋阿爾泰〻亦
剪辮反遂進踞椒江小梁山蔡鎮白塔山諸処建營數十里窺廹
台州勢甚猖獗時随征福建提督段應舉領師戰浮橋頭失利台
州危急白裡率其中營遊擊洪元前營遊擊胡鑣仝王英任唯我

往援屯師双门離台州八十里相拒十月鑲藍旗貝子王富喇塔
提師至兩相对壘越次年乃
康熙十四年乙卯永曆二十九年象山副將羅萬里反合券性斷台州
寧波粮道七月十五日富喇塔命都統吳申巴会曾季泉塔布芋
八旗集山居縣用王英計假修毛坪暗渡馬岩於八月初八日奪凉
坪踞半嶺救台州按王英本姓吳泉州晉江人投誠随標浙江見知于提督塞白理〻保英為中营遊擊屢〻戰功后调平闽任同安總兵有功歷任提督掛威遠將軍印題
復本姓從施琅平台又耿继善朱飛熊羅尚之芋出江西陷廣信府尚之驕横
捍虐肆悪难堪又强佔民间聘女百姓憤甚遂密請大師乘夜入
擊尚之勢蹙棄城遁出仙霞江元勳有江山縣之捷追至衢州府

有行家毛念一者九有藩院差官来往悉住行中国而精忠亦知其名
自癸丑年十月精忠密諭毛念一令其招集亡命以作取仙霞関計未
免招搖杭州將軍聞知差參領大帶騎兵五百前来擒拏念一時
未知精忠之变但精忠反亦慮杭州探知来奪仙霞即差耿継美
全江元勳領金鎗手一千限十日兼程搶関継美往劄浦城江元
勳督衆出関至江山縣東岳庙相遇我師遠望手執牌鎗悞為江
棍直冲而来被元勳発鎗攻打傷失僅存二三勳乘势追至衢州
府未敢奪城只踞銅嶺。後將軍喇哈噠都統賴塔提師到奪回
元勳退屯九龍嶺康親王駐劄金華府元勳屢争銅鈸嶺哈噠與

哈力禦之後精忠又遣馬九玉至衢州玉與元勳不睦忠以中軍
都督權九玉以右軍都督與元勳吊勳帶本部兵回閩守興化拒鄭
經於是声勢大振有悔請經意追接刘炎啟云

鄭氏自踞窮島孤懸海外一片蕪荒負犁既無人其樵採又之
其山兵不過数千船僅数百隻而已藉舟楫以為居乘波涛
而劫掠安能成其大事当擯絕之切不可與通往来聚集亡
命擾我邊疆為害不淺

精忠意愈決遂飭邊汎不許往来經見精忠屢禁差協理礼官柯
平入福州見精忠責其背約精忠謂平曰歸語尔主各地自守毋

作妄想平回報經大怒令侍衛馮錫范督右武衛刘国軒右虎衛何祐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施陞並攻同安時精忠差員請王進功入省諮詢机宜名同安城守張李堯協防泉州又令水師遊擊葉尚蘭守同安故錫范至尚蘭開城迎降李堯聞報自泉整旅救援不及其眷口已送廈门計窮亦降經ミ授李堯為左先鋒鎮掛蕩鹵將軍印以同安縣知縣鄧麟彩有廉名復知縣事同又施鳳亦率舟師來降經授鳳為元宿鎮（鳳即施爽也改名明良）尋而施齊亦至改姓王名世澤為女宿鎮（齐琅之長子也）精忠徵兵化總兵馬惟興出霞関以右都尉王進代之又徵平和公黃梧男芳度兵遣原同安總兵黃

監率兵千人應命徵海澄威遠將軍趙得勝不應調精忠檄屢至
得勝處有不測差陳自良出廈門降經經令宣毅鎮江勝入海門
会得勝封得勝與明伯右提督經調刘国軒何祐回以節聆為思
明知府將海澄同安二縣屬為經忌兵以下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等官必候表請於後而印勅
王進功至福州謁精忠忠礼待甚厚林中都尉徐光武書室與居
周旋繾綣總不令回泉進功私村精忠意不善必欲一網打尽即
密買鄉民馳書夫人并子藩錫囑其謹防圖謀速當為計汝輩若
在吾可不死汝輩若為所冥則無焦類矣夫人與錫隨謀之忌領
旗王如虎虎曰為夫人計当傳五營商議夫人是之密傳五營兼營

中軍事葛天英右營張漢相前營魏其志後營王耀吉以將軍来書示天英等雖然陽許心尚狐疑適精忠羽檄五營兵將出仙霞關又書疊至继報王進領兵即到五營將領意方決協力扶夫人精忠以王進勇畧夙望吳萬福眷口家貲畀吳結其心命鎮守興化代馬惟興出仙霞關因欲畬王進功馳諭令其兼路抵泉與城守賴玉謀抄進功家王進隨率所部千人至屯劄城內南教場縱橫威福朝夕與賴玉戴国用李尚文往来計議甚密葛天英等五營見進有覬覦之心亦督兵提防如虎身不離甲率所轄親隨日夜護衛衙門進與玉計五營兵馬繁多难于下手又差人飛啟

精忠々隨令右都尉朱鴻猷撥騎兵五百步旅一千前来應援泉州
夫人聞報隨請天英芽四人入內謀曰將軍被困在省賴玉共王
進二賊共相圖謀又令報来朱都騎領兵即至其禍不遠吾聞先
發制人当速下手不可遲延坐受其害天英曰夫人毋慮英芽籌
之久矣就在明早初一英工王進衙门回同城守順工夫人衙门可
令王領旗帶兵埋伏左右以炮為号先殺賴玉然後分兵攻王進
夫人許之令出自倫王進接精忠檄知朱鴻猷兵將至忙共賴玉
議曰五營將士心大疑惑恐朱都尉兵至必生变当先下手為是
玉曰兵無主帥五營雖然調遣亦是各自為倫無能為也進曰非

此之謂也形迹已露若不速牽必為所算今朱都尉兵一二日必到
可於初二日共公合兵併之王曰可六月初一早葛天英等悉上
王進衙门回至南街賴玉欲共英等分路回署英曰可到大衙
门走〻玉辭不去英正色曰將軍雖不在家夫人小主尚在豈有
不振手本之理玉聞英言揆理有缺遂勒轉馬仝天英往提督衙
门藩錫知玉到差人出請玉等甫至二门內外伏炮响起砍死賴
玉擒戴国用李尚文等即會兵分道攻王進〻闻賴玉被殺五營
兵至隨令餘丁撇百姓椅棹门板諸物填塞各巷親督所隨健勇
就南教場共戰王如虎首先冲入被王進一箭傷額几乎墜馬衆

軍赶工救田其餘各將緣督调之人又無号冲突雖相持至晚按守而已進登塗门楼遥望港船如葉疑請海師来合攻是夜以羊吊之点鼓剪香長短而放炮令軍士飽食結束開塗门遁去

第二十七卷

第五十三回

黄芳度折矢受封　刘進忠遣使納欵

康熙十三年甲寅、永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早天英芽知王進乘夜逃回省城藩錫遂生戴国用首級於市而將及李尚文泉人感尚文恩德聞變日東兵有法並無擾害齊赴轅门請救夫人從之釋尚

文天英芽恐王進往省必請師整甲復來隨其夫人謀降經夫人
許之藩錫令監生吳公鴻往廈门納欵請師精忠聞同安之失继
报海澄復歸於經即遣馮国銓到廈门見郑經索地請和欲以沿
邊海島屬經不禁往来通商貿易經笑曰天下乃我（大）祖之天下其
尔何干況漳泉係本藩父母之邦又是尔主請本藩渡海戮力勔
勦共扶明室故本藩不惜跋涉提師前来豈墨跡未乾遂其之争
衡及吳越今尔區〻一旅何足道哉国銓無以对議不成銓回省經（自相矛盾）
接公鴻請仍以江勝守廈门令左先鋒盪鹵將軍張斈堯為師督
角宿鎮華尚蘭元（亢）宿鎮施鳳女宿鎮王世澤戎旗四鎮馬騰龍戎

旗五鎮高明芳從同安陸路進会師泉州經统侍衛馮錫范左武
衛薛進思右武衛刘国軒左虎衛何祐宣毅右鎮吴世德戎旗一
鎮許耀戎旗二鎮林陞戎旗三鎮林梵之并六官從大担由泉州港
而入王藩錫聞經提師至親督葛天英芳五營甲兵迎郑經入城經
諭稱永暦二十八年安民表封藩錫為錦衣衛指揮使管理提督事
務以何可化王者都林之求仍居原職用漳浦縣喬甲观為泉州
府同知（甲观進士漳浦知县與刘失不睦失反恐失害托往鄉徵粮遂遁厦依經）推魏其志為大監督以王如虎
為提督前鎮盧仁為提督中鎮戎旗三鎮林梵之為泉州城守其餘
各官照旧供職次第陞擢又令刘国軒何祐督兵平七邑陳克岐

陳文煥同祝治国刘定光使荆州復全其礼曾錢點面呈上吴三
桂書畧曰

举兵大義進取情形屢書已悉不復贅及前五月十八日貴使陳文煥等到不佞軍前獲讀　瑶函忠義之氣凜然故国之思彌切積憤二十年困心衡慮有不盡白于人者殿下能洞見本懷萬里精神孰其契合如此先朝厥德何日忘之然藉擁戴以號召人心乃草創故智不慎於始後必終凶項氏之於義帝諸刘之於更始可鑒也使大勢既定親賢自不乏人共天公議之一德同心宣化之例何必遥古也倡義除暴

首当削号故改為周且列国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師古正名
竊附斯義乎
經看畢嘆曰吴藩萠念己差不但不能取信於天下号名英雄寔
為后世羞耳厚待錢黥令回报命平和公黄芳度雖墨經視事年
少勇猛又能推心置腹不吝獎賞故士卒樂為之用見同安海澄
二処歸鄭遂共吴淑謀曰鄭人原係世仇今既迫近未可共绝当
暫護屈交好再作相商吴淑曰此論誠当随遣黄恩賫啟往廈门
脩好其啟曰
芳度荷恩早世依蔭今茲宜負努力以前驅敢乘塵而后至

緣罪在誅殛非者（授首）曰不得自寬即量加優容然扪心安能無
愧既為天壤间無所逃之罪窃比魚鳥之飛潛自計百十口
九有生之年總望雷霆之生（養）育進尽忠而退補過豈僅濟於
事之大口（之礼）生捐軀而死结草巢稍圖後贖之勲

經厚待黃恩且復慰諭曰

茲際光復事屬而父果能傾附当棄前愆

時精忠以張全為汀漳巡海道全從福省回曾繞道抵廈门謁馮
錫范然後到任（四月經尚未到廈门）又與城守副將刘（豹）善芳度疑全客有所圖名
淑議曰豹轄三營同居一城倘有憲（意）外將奈何当急除之絕去內

患淑滑令越日黎明率賴陞陳驥吳智吳林吳友翁火孫許建楊仁許開李英芳攻其營刘豹倉皇不及名兵自率親丁抵其敵手及十餘人衆寡不敵被殺淑令割其首而刲其家妻子婦女俱溺園池死并擒左營游擊程士然巡海道張全斬於市芳度統其衆而轄之

附紀刘豹曾在四川殺姜總兵投誠姜與大禅師最善是夜師夢姜來囑曰我欲投福建漳州府平和縣黃家投胎報怨傾師二十年後來相望師於甲寅年正月间雲游至漳謁刘豹出忽门外喝声避道旁仰覌芳度相貌與姜總兵無異隨

詢店主人此何官主人曰乃海澄公大阿哥黃芳度也復问
曰何処人氏答曰平和人也師点頭到公府轅门打坐芳度
偶出门見之即延師入書室談吐宛然如旧識留午齋送之
出依〻携手至北街頭方别度素不善僧衆大異之後豹果
為度所殺追度被鄭经磔于市師又至立于臺畔朗誦经懺
观者问之師以前事詳述飄然而去漳属士人多闻此段因果
追見经入泉州師勢愈熾心甚憂之吴淑曰鄭经之政悉由於馮
錫范当多賄賂以結歡心暫且帰附徐作後畨度從淑議寄遣朱
武賚印勅請降併錫范厚礼果為芳度説辞经折矢為信允其降表

封芳度德化公加前提督仍鎮守漳州范答芳度統一百门以葉亨
為漳州知府潮州総兵刘進忠與續順公沈瑞同城瑞年十一襲封
部議以瑞年幼未諳軍旅所有一切諸事暫听副都府鄧光明主
决俟長成日交與故光明秉権驕傲蔑視進忠每事相忤迨至甲
寅正月因吴三桂反各自為備光明全旗居南而進忠與民居地
遂於城中立柵為界日則開市夜則閉鎖撥兵守平南王尚可喜
闻知遣員排解者再雖陽為好陰各怪憤至三月间進忠心腹旗
鼓楊希棖從福州回於念六日即闻精忠反進忠以漳潮接壤恐
有不虞調兵操演光疑其希棖回有成約愈提防進忠又以同城

不睦終非善計托瑞表兄金四轉求瑞之姑為次子媳則兩家可
以釋然瑞毋許之其光明言明曰彼不過一匹夫耳世爵之女安
肯其偶進忠聞之心愈恨光明結誠守叅將張善繼鎮標左營肅
營中軍遊府事李成功約於四月二十一日進忠父壽誕先一夜必
其父燦寿無備功同善継欲率兵從北门金山扺進忠衙右放火
出光明以放栅相應因謀不密為進忠所知而預防于二十日申刻
功其善継工晚衙门入三堂坐未茶進忠喝擒之二人稱何罪忠
曰罪寔無汝印其兒子呢二人無以答功恐光明不信遣其子并印為質
随禁於幽室令左右看守是晚進忠披甲督兵加意備禦光明令

甲士飽食選健勇餘丁執利斧以待終夜閙燃不見火起至天明探知謀洩張李被擒乘其方開柵時揮兵冲殺進忠立斬成功之首級令李雲林天桂張輝蔡大茂趙成業曾成（后投誠隨猊平台有功官福右總兵）洪經邦刘玉鄭廷選等分街與戰又令楊希振砍城之北门渡温溪（今悪溪是也）奔分水関刘炎処請救（潮州总設总兵城守城禁以城门鎖鑰係光明主汲）時光明冲殺數十次終在街衢难於馳射总不能取勝至晚各罷兵取百姓棹椅木料堆列柵路以防夜间冲突以絆馬脚二更刘炎統衆至登葦架山焚毀店屋炮声轟天次早從北门入城光明势孤自縛令其義子岱仝子国璉踉沈瑞露頂捧印勅步行謁忠轅门投降忠以瑞

年稱未請收其印勅仍尊工坐親共光明解縛羅歸国建令斬首
出瑞眷口於翰山從刘炎住漳浦所耿精忠命進忠逐剪辮反精
忠加進為寧粵將軍其餘文武照旧供職平南王尚可喜據潮
報反隨飭提督侯自明偕整訓練士卒一面題請進剿進忠知粵
首（省）整師即遣人往精忠処請救急報同安海澄二県歸經又報漳
州（泉）二府屬縣俱降進忠思粵師將動閩援已阻如之奈何亦遣葛
天魁往泉納欵經表封進忠為殄函將軍黃崗協鎮武弘謀為破
函將軍馬共隆為潮州城守（共隆即希振改復后被朱天貴所害）張茂植為澄海鎮（植字錫朋）
澄海季生員後投誠
江德中仍（為）惠潮道黜知府魏櫆祥海防仇昌祥用程鄉
達濠副將

知縣王仕雲為潮州府鎮平和県張弘哥為海防經歷童生超為
海陽知県其餘原職視事

第五十四回

尚之孝統兵圍潮　刘国軒列陣破敵

平南王題報奉　旨着其征剿可喜令其次子將軍之孝仝都統
聶包督騎兵二千到惠州会提督嚴自明調全省綠旗官兵合剿
七月師至葵潭用遊擊高亮禎為先鋒列營揭陽之新墟進忠聞粵
師將至與諸將商議禦敵蔡茂植曰前者郝鎮被圍因不守葫蘆
山之故今當樹柵葫蘆山（潮城西隅以作犄角）進忠然之隨督衆淅西北南

三隅民居為柵葫蘆山自西至北外開濠二道深一丈闊七八尺設立炮
台共城相角（丁巳恢復潮州總鎮一等侯馬三齊 今提督侯襲爵 題築城垣）知之孝等雲屯新墟令李雲帶騎兵
三百每日瞭哨伏兵以待之之孝偵其有備未敢冞進初十日孝差人共進
忠說廣城王爺有信亦欲剪辮都是一家明日班師進忠賞其使尚在疑
信間十一早差李雲往探果空其營詢之土人云半夜去矣雲回覆進忠亦以
為是追至午刻冞見竹篙山兵馬雲集炮声不絶忠方知之孝詭道從楓洋
小道偷過即斂兵守城十四日進忠令李雲趙承業林天貴張輝蔡大茂
洪經邦等督眾六千分隊而出冲搶營盤奈大雨傾盆水深二尺餘之
孝以立營未固恐乘雨冲突不許騎步卸鞍甲各遠依岸林园圃埋伏

虛竪旗幟而李雲芳率衆冲入見是空營知是中計遂抽出被之孝揮兵合擊互相砍殺雲芳死傷千有餘人收其衆入城堅守二十日聶也謂之孝曰破欲攻賊城必当先奪葫芦山孝是之也率輕騎十餘匹環視其可破処以便進攻不虞城北金山上發一门冷炮聶也傷死之孝大悲慟飛報尚可喜深嘆曰惜之令固山王国棟督兵前来節經時方與耿精忠爭泉州撥得刘進忠請救啓經即遣殿兵鎮楊奕援剿鎮金漢臣航船進援遣宣毅鎮吳世德来援於八月初二日到劉東南燕子山（時之孝自北渡延圍至南溪其南中央尚有鳳凰州係進忠扼守故東西一路尚可通往来）初三日世德與進忠功漢臣約于二更渡河三更刦營忠與漢臣各有隊伍出伏濠邉以

待至三更將盡不見世德至時秋氣涼將士腸飢漢臣会進忠以世德
不果來遂抽其衆入城世德於是夜宰猪羊犒賞傚甘寧法挑選
一百二十人執掌号鼓失其更約其渡河時業已三更將盡四更濠邊偵
者回探云聞無其人世德疑漢臣從別道先進奪其功不然豈有
爵主相約而不出兵之理即有導引路越濠砍柵喊殺掌号而入国棟
果無備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連失營盤十餘座退之羊坡崗之考大營
盤天色微曙騎兵屯集山上見賊無几齊下禦之世德見無兵應
援遂不敢前發令曰宜退兵執掌号兵軍器者拾有傷軍士先行
餘徐徐而退不可造次世德抖擻精神奮勇接戰国棟揮騎兵進

世德接隊止則騎兵亦各扰隊止城東守將趙承業忽聞西南角
有喊殺声馳報進忠〻忙披甲率衆開西门砍出應世德追至濠邊
無失一人国棟見有援師亦即收兵世德此後恨漢臣之責已也初六
日進忠移世德全軍入城廣東巡撫刘秉忠督師至潮巡視諸棡見
東南水中央鳳凰州一營截扼咽喉謂之孝曰鳳凰州若不得東路难通
宜合攻鳳凰州固山依督一旅禦城中出援弟兵將軍率所有之
師併取鳳凰州孝是之各自為備刘進忠偵知刘秉權到即会同
全漢臣吳世德楊奕諸將議曰秉權素有韜畧今統師至此必奪
我鳳凰州此州若為所奪則東路不可通敢煩一位統兵出守方保無

虞進忠之言意屬於世德奈世德因前之封營不接懷忿於心默
而不答俄而漢臣起應曰弟願出守進忠遂揖之曰公去弟誠有幸
矣漢臣即帶所部衆併親隨一營鄭廷選二營鄭添芳出扼鳳凰
州十六日刘秉權乘天未明率傾国之兵渡河搶奪出鳳凰沙地
柵豎起难固权督步兵以不空帰抛工一拖即倒漢臣共添芳力
戰死廷選見势不敵向南洋脫去鳳州遂浔進忠見兵奪鳳州親
督精銳騎步兵冲出數十次總爲固山劲旅堵御不浔救後見柵
破兵守即斂兵入城續順公沈瑞闻之孝督兵至潮州共詔安巳旗沈
梓聯宗家（梓進士沈泙之子後瑞兵至黄崗王一新率其莊卯攻其樓家被殺）又寀结

詔安遊擊郃良臣欲赴詔安縣相應瑞提師至黃崗詔安營兵偵
知尽披甲上城良臣聞兵擅自上城亦登敵樓喝曰蛮子可惡未
得吾令擅敢披甲上城大旗莊卯應曰賊兵業已到閩不得不披甲
防守良臣愈怒罵不去口卯忿向前衆兵從之良臣遁砍及其家
丁王春芳都統張夢吉宗文科提兵至知良臣被殺圍其城雲霄
營參將劉成良令千總王一親領衆往援夢吉與文科抽回擲黃
崗進兵潮州適郃經又遣右虎衛陳龍航船從石林登岸遇文科
兵于平福鋪大戰龍少怯退輩架山而破鳳州兵又到龍無濠柵不
能抵守即抽其衆入城進思急斷其浮橋遂困潮州王進自泉州奔

回駐剳興化府飛報精忠以孤軍深入衆寡不敵爲辭請益兵取泉州自效精忠是之益驍兵二千又令兵曹王子玉仝都尉朱洪弼統兵一萬由汀州入漳会刘炎師剋期合攻王進得兵声勢大赫九月隨率衆進屯惠安然進素輕南兵以泉之役孤軍城中尚且戰終日而遁出况今兵多將廣益驕悍無憚任衆焚掠郑经聞報遣右武衛刘国軒爲帥統兵出禦国軒扆陣以待相持逾旬忽吴三桂差礼曹員外郎周文驥賫書以解和略曰

頃接大童及錢黯回口述知與耿殿下有大異議耿殿下乃殿下唇齒之邦輔車之勢分兵速進則兩相資也特宜拒守

則兩相獎釋仇人而凌共國忽遠慮而爭眼前利害相懸奚啻什
伯且大仇未滅何以家為以天下之大挈庭漢北之勢普天率土
皆我輩所並見建而寧於擒虎逐兕之初繒繳未施遂于門庭先
分畛域仇人以隙也伏惟殿下鑒我愚忠不佞刻期定荊楚之本擬輒
師北渡但念先朝便揚帆建業期與殿下耿殿下縞素三軍展拜
孝陵一切大計期指南者甚多殿下智勇絕倫當不待余辭之畢
而兩家早為親睦矣將軍趙得勝一生忠直不佞之所知已諭其
善為調停務期兩地和好連衆進兵示義於天下後世匪淺也
經厚待文驥送之福省見精忠十月王進屢出奇哨偵望國軒營

壘見軍威嚴整未敢迎戰退停楓亭列營二十餘里作長蛇勢軒
軒聞進退兵笑曰老無能為非是驕兵實是懼敵也自率輕騎望
覘令大隊繼進猝遇塗嶺戎旗一鎮許耀奮勇與戰国軒督諸鎮
分股從中擊之進大潰至叮嚀復戰耀抖擻復戰進不能敵奔與
化軒追至郡外進閉城軒仍引師返屯楓亭報捷以許耀首功超
陞右虎衛

第二十八卷

五十五回

馮錫范歸攻漳浦　趙得勝戰捷黃崗

康熙十三年甲寅永曆二十八年十月經以漳州黄芳度既降潮州圍久而漳州刘炎從中截擬不附又結連曹子玉都尉朱鴻𤞞欲從中興師子玉鴻𤞞統衆至平和被德化公守將賴陞邀擊故從間道抵漳合刘炎即令侍衛馮錫范為帥與明伯左提督趙得勝副之督左虎衛何祐宣毅前鎮江勝宣毅右鎮許貴前冲鎮洪羽亢宿鎮施鳳女宿鎮王世澤奎宿鎮鄭國選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林應苹由海澄進攻漳浦耿精忠遣使賫書到泉州見鄭經修好其略曰

日者諸藩建議之秊原從中原大事起見共圖恢復以協天

人弟之所以勉力興師者雖為吳王亦以践台約也今事当創始而每〃有争城争地之釁夫閩地繼是殿下父母之邦先王世守之土也前以中原恢復為重故彼此曾有成言今中原尚虛逐鹿而釁端冥起閱墻殊不可解今方西北連兵望救甚切非我輩游移觀望之時恨吳殿下俯念貴藩及弟前約捐小忿而畜進取勿使海内豪傑謂我輩自相矛盾怯公戰而勇私鬥也

經覽畢厚待日興而報書曰

天下乃我祖之天下後言天下豈不羞乎且請弟渡海者誰命弟無作妄想者誰絶不與弟往来者誰夫子言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勇私闻而怯公戰弟亦不得已耳如果欲脩好当戕

前約

精忠自知理短又遣董平王世翰再来泉州修好議未定刘炎知郑師由海澄而来謫雲霄營遊擊馮友魁率衆守罗天嶺十八日錫范師次不孝嶺成良與魁列陣嶺下與敵錫范令何祐江勝二将擊之殺其千总杜眷体戎旗龔得雲巷大勝祐勝尾追過嶺至打石山又敗王子玉軍直冲至北门门已不及闭成良已從東门渡過帯其所部回雲霄矣錫范督衆圍困用火砲銃打入三门悉落衙中滚壊房屋数十间炎毋大惧逼炎炎無奈請降錫范根提經授

炎前鋒鎮掛蕩國將軍印另修書併幣帛遣使到漳浦縣令錫范
親詣灶山聘隱士張若仲弟若化二人
按若仲庚辰進士官益王長史若化丙子舉人官御史甲寅
聞變兄弟結茅隱于灶山躬耕治圃足不下山三十餘年
其書略曰
天地閉而賢人隱時固当然龍彪出而太公與会亦無失二位
先生强不変塞智足周身避乱何須遼東吞晦無煩土屋先
生雅相慕尚不佞犹深景仰紫色蛙声相对寧免窮民之哭
雲収霧罷飛聞應啟落陽之顏請回鴻冥以翩来淂就龍光

而乞言昔段干偃息猶藩魏王晋侯子房尚扶漢嗣小子雖
臧否之未知先生教誨之可也
二人竟以老辭送錫范下山
評曰高牙大纛非吾心明月清風只自吟
經擢趙得勝為惣督統軍救援潮陽錫范回泉州刘秉権既得鳳
凰州随督兵渡河奪筆架山仝沈瑞張夢吉宗文科師合困潮州
知府闻奇英（原潮州督部所困解顏科入京方面委任知府事）築砲台河之工下設栅二重欄之并
置鈎釣於水底提防周遏客困而隻勞太過不五日得病死困権于
西门以遽篠堆土遮衛兵馬土工架大砲日夜攻打城崩百餘丈

進忠并陳龍吳世德楊炎等極力守禦隨崩隨築國棟架雲梯斉
進悉被葫芦山横身炮所打并城上大炮火烺火箭火熕燌筒斉
下死填溝壕傷者不計方退如此者三城終不破追振潼浦已降
賊援將至國棟提騎步兵萬人同矦自明屯劄黃崗出迎於壁寮
下得勝令何祐江勝林陞三將出敵祐奮勇奪先連砍數人國棟
將亮禎敗遁亦遂棄黃崗屯劄浮山但以師老援遲又虞城內刘
進忠出而合攻二十六日棄浮山回潮得勝揮軍進劄黃坑山三
十夜之孝并國棟自明等焚諸營盤遁守普寧縣連營新墟十二
月初一日潮州圍解刘進忠出接趙得勝等軍得勝屯師溢溪之

后山報捷

第五十六回

沈尚仍謀再恢復　鄭耿通使两交好

經淂報謁趙淂勝提本部軍回以刘国軒為進忠副允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請)聘故明鄉紳倪俊明李其蔚二人為条軍俊明漳人癸未進士其蔚壬辰進士以鄭省英為宣尉税渡税酒税猪牙等項又令各縣照台灣事例人有丁銀每月每人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而納餉名曰樑頭以陳廷安督理泉州塩政馮錫珪督理漳州塩政并雜粮以給兵食時有永春縣馬超(跳)塞呂華見其剝削難堪遂殺所差踞寨所

避科派者往援悉收用為羽翼经遣中提督中鎮盧仁回後鎮張
漢相統兵往剿華設險守禦不能破傷失甚多经又遣左武衛薛
進忠督兵合圍未得下續順公沈瑞当其共王国棟合兵圍潮以
為必破故全旗眷口赶詣安撫出随安頓饒平縣俟城開日仍回
鎮守不意趙得勝一到黃崗戰北国棟撤圍遁去瑞因眷口累不
得已遣人詣得勝軍前請降勝許之代為啟经時饒平土著人詹
回原饒鎮吳六奇標下為旗鼓狡獪机智恃族多人境連大埔諳
熟可通知瑞叔母係平藩尚可喜女遂獻策于瑞曰海賊初到潮
郡方閙正歡欣愴忙之際未暇及此況固山駐劄新墟計程不遠

可速差人星夜往省請兵從大埔间道可達此併会新墟之師則
仍可圍困矣瑞用其謀即差心腹將黄程於省見可喜又令詹囬
招健勇充伍修整城池砲台蓄聚粮餉進忠果以久圍新解兵馬
雲集未暇旁招諸縣後海澄鎮茂植奪澄海縣英兵鎮李虎奪揭
陽縣宣毅左鎮邱輝奪潮陽縣進忠正在犒師之際忽报鴻（沈）瑞在
饒平縣招集好漢修整城池必有異謀忠即遣人往饒平請沈瑞
来潮議事併窺探虛实瑞睹其差而虛應之差者去即薙髮
拒城遣人往廣東催援進忠接沈瑞拠城报令何祐督鳴（施）鳳郑
国選馬成龍李雲趙成業郑廷選洪经邦並先入攻圍又慮新

壚進兵令中鎮陳連揭普鎮張朝瑞共水師鎮毛興芳守揭陽縣
楊奕率其部衆会達濠邱輝將軍馬應龍守潮陽縣刘国軒等列
营於桃山以左鎮何鳴鳳右鎮曾應鵲（後投诚征雲貴官山東總兵）仝饒騎鎮張
輝領旗营列承恩親隨营楊棟等守潮州府自督林陞江勝林應
武弘謨王世澤刘一新刘成良周雲鵬朱纘林天貴等兵継進圍
如鐵桶用大砲銃打入但城中池塘甚多悉落于水不為害進忠
又会（令）西北西南二角築台架台（砲）日夜不絕攻打雲梯齊倚悉被奪
吉督矢石藥桶群打不得上惟困（圍）之
康熙十四年乙卯（永曆二十九年）正月原福省總督范承謨被精忠禁

于幽室罵賊不去口絶粒已十餘日守者勸曰公達書明理不見宋丞相文天祥乎徒作小丈夫餓死默默無聞何益不如延以待時作汾陽李光弼公信以為是强進水漿復逢元旦身帶械索欲尋死而守者謹防遂望北九叩曰臣負罪深矣不即死者正欲畄于將來耳起尋無毫楮用炭書于壁上

題云

遥瞻北闕申華祝　独称南薰憶舜琴　弱骨倩人扶拜舞
不禁揮涙五雲深

鄭經率文武拜賀泉之承天寺稱永曆二十九年耿精忠稱乙卯年

用福州人項四為鹾盐商按月按家給盐如不領者即以食私論罪又以戶曹主事林亦善兼管錢法司鑄錢稽民有一文一分者一文一錢一文一兩者及數兩者且有十兩者以充兵用不遵用者斬亦善执法媚權有殺其侄提使抗違立斬示衆精忠見郑経現㧗漳泉潮三府兵馬強盛而王進又屡敗故汲汲求好遣吏曹張文龢抵泉與經賀年併送戰船五隻以踐前約舟師之助議和經許之遣礼官郑斌刑官柯平入福州答礼精忠令礼曹金鏡林日光接待二使次日平斌欲進謁精忠鏡與日光問二使今日入見我主欲行何礼平曰非天子不議礼鏡與日光無復难之斌平入行

客礼共精忠約從楓亭為界限有事相援毋相侵伐議遂定秪平
回衆經澁此郊耿相好